

明清鄭陽歷史文獻箋注稿

【王一軍 / 主編】

(上)

檔案資料類
編年紀事本末類

正史傳紀類
實錄類



當代中國出版社

明清鄖阳历史文献笺注稿

主 编 王一军

副主编(以下均按姓氏音序排列)

田雨泽 徐永安 薛裕华

撰稿人 田雨泽 王一军 徐永安

薛裕华 薛振华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鄖阳历史文献笺注稿/王一军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 12

ISBN 7—80170—224—7

I. 鄖… II. 王… III. 历史文献—湖北—鄖阳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5127

明清鄖阳历史文献笺注稿

王一军 主编

*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100009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图文印刷厂印刷

*

880×1230 毫米 16 开本 62.5 印张 1440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ISBN 7—80170—224—7/K · 44

全套定价:288.00 元

《明清鄢阳历史文献笺注稿》顾问

李先登 北京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杨 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

李中华 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导

周光庆 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导

丁毅华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导

王金欣 原鄢阳地区地委副书记

柯德馨 鄢阳医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严炳洲 市科学技术局局长,研究员

袁少白 十堰市政协科教文委工作委员会主任

曾孔生 鄢阳医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

罗 勤 市财政局局长

张开禹 市财政局副局长

潘言文 市地方志办主任

柴旺永 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

陈耀林 市总商会党委书记

罗昌兰 市总商会主席

牛建生 市社科联副主席

刘胡玉 市社科联副主席

匡裕从 十堰教育学院教授

杨立志 郧阳师专副校长、教授

龚治权 郧阳中学原校长

陈河清 十堰市文化局原党委书记

陶真典 武当山管理局原副局长、副研究员

廖延唐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李德兴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鄢志耀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教授

张德新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郑春元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审

序 言

中国古代学者有辑录地方历史文献的优良传统。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云：“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郡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州县请立志科议》）所以他主修《湖北通志》，体例分为四部，其一为通志主体，其二为掌故，其三为文征，其四为丛谈。掌故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文征分为甲（正史列传）、乙（经济策划）、丙丁（词章诗赋）四集。附以丛谈，则所以补其未备。由此可见先贤对于地方文献搜集整理之重视。

中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之一，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虽然是长期比较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各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沿海和内地，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乃至相邻各省之间，一省各府县之间，都有很大差异。中国又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结构的特点。因此，如果没有系统而深入的区域史研究作为支撑，就很难写成一部名副其实的高水平中国通史，而地方文献的充分征集与辑录又是区域史研究的必要基础。

有鉴于此,湖北省十堰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所王一军教授与校内外文史专家携手合作,数年如一日地在汗牛充栋的明清文史典籍与档案资料中抉剔爬梳,汇集了大量有关郧阳的地方文献,并且加以精选、断句(部分)、校勘、注释、题解,终于辑成《明清郧阳历史文献笺注》一书,总共约百余万字。此书的出版不仅对明清时期郧阳地区的历史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对于整个湖北地区历史乃至荆楚文化和中国通史的研究都会有所帮助。加以作者不辞辛劳,对所选历史文献给以必要而又简明的笺注,这就更加增添了本书的可读性,有助于文史知识的普及,特别是有助于青少年人文素养的提高。加以所选文献作者中很多是学者兼文学家,读其作品不仅可获历史知识,而且也是一种艺术享受。本书编纂者情系乡土,用心良苦,我衷心希望他们的劳动成果发挥更大的作用。

寒冬岁暮,杂务栗六,即以是为序。

王 一 军
2003 11.25

序 言

中国古代学者有辑录地方历史文献的优良传统。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云：“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州县志（志），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郡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元^{（统）}也。”（《州县志立志序议》）。所以他主持修《湖北通志》，体例分为四部，其一为通志^{（主体）}，其二为掌故，其三为文征，其四为丛谈。掌故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文征分为甲（正史列传）、乙（经学策画）、丙丁（~~词~~^词章诗赋）四^{（集）}，附以丛谈则所以补其未备。由此可见先辈对于地方文献搜集整理之重视。

中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之一，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虽然是长期比较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各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沿海和内地，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乃至^{（邻）}相~~邻~~各省之间，一省各府县之间，都有很大差异。中国又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结构的特点。

因此，如果没有系统而深入的区域史研究作为支撑，就很难写成一部名副其实的高中中国通史，而地方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又是区域史研究的基础。

有鉴于此，湖北省十堰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所王一新教授与校内外文史才余携手合作，数年如一日地在牛克栋的明清文史典籍与档案资料中抉剔爬梳，汇集了大量有关郢阳的~~地方文献~~地方文献，并且加以精选、断句（部分）、校勘、注释、题解，终于辑成《明清郢阳文史文献集注》一书，总约百万字。此书的出版不仅对明清时期郢阳地区的历史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对于~~整个~~湖北地区历史乃至荆楚文化和中国通史的研究都会有所帮助。加以作者不辞辛劳，对所选文史文献给以如牙而及而明之笔注，自然更加增添了本书的可读性，有助于文史知识的学习，特别是有助于青少年文史素养的提高。加以所选文献作者中颇多史学著述家，读其作品不但可获历史知识，而且也是一种艺术享受。本书编纂者情系乡土，用心良苦，我衷心希望他们的劳动成果发挥更大的作用。

寒冬岁暮，杂务果六，即以此为序。

王一新

2003 11.25

序

王一军同志先后给我寄来了《明清鄖阳历史文献笺注稿》一书的目录和例文,并且说,如果认为书稿有价值,请我为此书写几句话。

我对历史没有研究,但我平时喜爱看一些有关历史的文章和书籍。我想,对于一个历史文化爱好者或研究者来说,是特别看重史料的。只有系统地、充分地占有史料,而且史料是经过检验是可靠的,才能从史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否则,凭着只言片语,或者人云亦云,或者只凭个人片面的主观想象去研究和写作,那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从这个认识出发,我认为《明清鄖阳历史文献笺注稿》的编纂者们着实为鄖阳的文化事业做了一件大好事。他们积数年之功,往返于十堰、武汉、北京各图书馆,在浩瀚的明清史籍的汪洋大海之中,把记载鄖阳史事的文字搜集出来,进行必要的校勘、断句(部分)、注释,然后依序汇集到一块,加以出版,这无疑是一件极为繁杂、辛苦而又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它不仅有利于鄖阳地方人文历史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对于要了解和研究鄖阳历史文化的人员来说,更不啻是雪中送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将会促使十堰市历史文化研究,乃至整个楚文化研究,向更深入更扎实的方面发展。它纯属史料性质,但唯其如此,其价值才会更加久远。

另外,象这样从搜索和整理本地区史料入手去推动本地区历史文化研究发展的作法,目前其他地区是否也有,尚不得而知。我想,如果各地都这样做了,各地区史学的发展,将是一个什么样的辉煌前景,那是可想而知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有幸兼任湖北省十堰市十堰大学第一任校长。记得王一军同志在当时是为数不多的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一直从事文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多次在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以后虽然走上了学校领导岗位,教学和科研工作也从没有间断。因此我想,这本书能够问世,是与他几十年的教学、科研生涯分不开的,是与他作为从郧阳走出来的学人的浓浓乡情分不开的,也是与他严谨的学术作风分不开的。我期望他还会有更多的有价值的成果不断问世。

我在十堰工作了二十二年,对十堰市的故老乡亲,朋友和同志,以及十堰的山山水水,产生了浓烈的感情。现在虽然离开十堰多年了,仍然是梦牵魂绕,时时思念。我写的以上的话,也同时饱含着这份深切的情谊。

以上所说,可能是言不及义,是为序。

厉有为

2004.6.10日

題 攀援險徑意何堅大
搖 汗淋漓步步艱古道
云 津迷疑路誤翻山撥
麓 霧見雲天

賀明清歷史文獻箋注稿出版

甲申年冬末麓云搖題



几句特别的话

书稿问世,朋友说:你得写一篇文章作为前言的。我想,书稿只是文献诠释,比不上理论著述,何必呢?所以高楼强说愁的文章就免了。但是,有三件事我是要说的。

第一件事,在书稿问世之际,我特别怀念已故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张老舜徽先生。是他老人家的指点,我才走到搜集和诠释地方历史文献道上来的。

一九八八年五月,全国训诂学会在山东高密召开郑玄学术研讨会,张老在会议报告中说:“要了解和研究一个地方,就要知道哪些历史文献上记载了它?是怎么记载的?后人是否正确理解了?还有哪些出土文物?不然的话,象文革时期那样,凭着只言片语和道听途说写文章,是要弄出许多笑话来的。中国有个传统,收集整理资料性质的工作,是基础建设工程,先要做这个工作,然后才说研究,没有做好这一步,就谈不上研究”。张老是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字训诂学家,时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中国训诂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许嘉璐教授邀请先生参加会议,目的是请先生在会上对后学青年言传身教。白天听了张老的讲话,晚上我和黄石教育学院汪贞干老师到张老宿舍问教。张老先是问了我们的一些情况,当他了解到湖北省地市高校到会的只有我和汪老师二人,而我又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六二级学生时,先生的话更显得轻松、直接而又特别亲切了。先生说:“你在郢阳工作,郢阳历史上的事情,《左传》上是怎么说的?《史记》《汉书》是怎么

说的？你读了吗？郧阳后来的事更多了，明清时代有不少进士在郧阳作官，他们写了不少记事文章，你注意到了吗？你在那里工作，应该了解这些。你是训诂学会会员，要把这些文字注解一下，这个意义就大了。这是文化普及，会大大促进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地方性研究上去了，国史研究就会有了一个好的基础。现在人们不知道训诂学会是干什么的，高密大街上有人把‘训诂’说成‘训话’，说：‘训话还要组织一个什么学会。’你们多做一点实际工作，人家不就承认你们了。当然，理论文章也要写的，不写，职称就上不去。但要注重实际，你们在地市高校工作，要做出一点成绩，更应该这样。”

早在武昌昙华林读书时，我便知道张老博学，著作等身，但遗憾的是无缘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这次在高密能受到张老耳提面命的点拨，实在是我一生中的大幸。从高密返校以后，我调整了我的阅读和科研计划，分出了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在古代典籍中搜集有关郧阳史实的文字，并择其有价值的部分加以注释。这样做的结果，首先得益的是我的教学工作。以前我教《古代汉语》课时，只限于教材中的内容。自此以后，我可以拿王世贞、王鏊之、李东阳等人记述郧阳事情的文章充实到教学中去，让学生为其断句，或者让学生归纳文中的语法条例；在给电大学生辅导中国通史时，我有意识的拿发生在郧阳的史实来印证通史中的内容。这样做，课堂教学生动活泼，知识量增加了，得到了学生们的好评。其次得益的是我的科研工作。以前我只注意在古代汉语理论库里寻找课题，写的文章，空洞乏味，少有新意，即使我本人亦视之黯然。现在我从大量的有关记载郧阳历史文化的文字比较中去寻找和发现课题，用自己掌握的语言学理论、文字学知识、训诂学知识、音韵学知识、历史知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并时有新意。比如“郧阳”和“武当”的语源问

题,“纒王”“彊王”即“纒王”的问题,既是语言学理论范畴的课题,又是历史范畴内的课题,以前不注意这些,这样的课题在自己的身边也不知道;现在注意到了,眼睛突然一亮,发现这些课题太有研究的必要了,而且觉得这份工作原本就属于自己的。就是这样,搜寻地方文献资料,促进了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根据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又促使我去搜集更多的地方文献资料。这样十多年下来,我搜集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献资料以及历代文人记述鄖阳史实的文字有数十万之多,撰写文章三十多篇,其中有若干篇语源和考证性文章获得国内训诂学界、历史学界的好评,被多家学术刊物和学术文集刊载。也正是有了这个基础,我才得以于公元二〇〇二年申报并获准立下了诠释鄖阳三千年历史文献的科研项目。现在该项目成果《明清鄖阳历史文献笺注稿》即将问世,而尊敬的张老舜徽先生却早已作古,我心中总有一种大恩未报的内疚。我和张老,以前只是慕名而不相识,仅仅是高密会上的那一次谈话,张老给了我思路,给了我方法,使我受益匪浅,使我得以能在我教学生涯的后期还能能为地方文化事业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先生对我可谓恩重如山,我将永志不忘。

要说的第二件事是,根据诠释文献的需要,多年来,我十分注重实地考察工作。大凡古代典籍中提到的鄖阳一带的重要处所,我尽力亲造观访,并主动同该地方的朋友和同仁交流史料信息以及个人的看法,诚恳地征询他们的意见。很幸运的是,我所得到的无不是他们的热情、惊异、认同和支持。

在鄖县五峰古麇国都城錫穴旧址,朋友周贤鹏说:“当年这里和天河口正值繁华的时候,十堰、白浪一带还是一片荒凉呢?这里不断有文物发现,山都是空的,你应该把《左传》中有关这里的记载文字整理一下,告诉世人,说不定

这里以后是旅游热点呢。”站在郧县武阳堰高阜处，县文化馆的朋友说：“修建武阳堰的人，有人说是春秋时期的伍子胥，有人说是伍子胥的先祖，还有人说是明代人，我们修水利志也无所适从，你应该把这方面的文字迅速整理出来，介绍给大家。”

在郧西上津关圣庙旧址，我和县志办陈主任谈到张献忠当年在此为自己立碑的事情。陈主任十分感慨地说：此碑在这里立了一百多年，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才被推倒，那境况比项忠立的碑好多了。当年项忠在镇压了郧阳农民起义后，在襄阳也为自己立了一块碑，可是不久就被老百姓推倒了。比较一下，这说明了什么？要是张献忠在郧西没有给老百姓做一点好事，他的碑能立这么长久吗？这件事正史上是不会写的，我们在这里工作的人，应该将这方面资料介绍给世人。

在竹山工作的华赋柱老友陪同我考察竹山田家坝、两河口等地。华先生说：“晋朝杜预注《左传》，认为竹山东四十五里处的方城山是古庸国都城。从山川形势看，这是不可能的，首先水源就成问题，也没有出土的地下文物证明。现在从多方面分析，古庸国都城很可能在田家坝、双河口一带，或是两竹某一个靠水源的地方。”我认为华先生的意见值得考虑。不久我在古文献中又查到竹山不止一处称方城山的记载，这更证明了华先生意见的价值。在注解《左传》时，我引用了华先生的意见。

站在关垭长城高处，竹溪朋友热情地给我介绍了关垭动人而又悠久的历史，我为这位朋友的豪爽和多才以及炽热的家乡情怀所感动。这之后，我和竹溪朋友多次交流有关关垭的史料。我们谈到了明清之际川、陕、楚边界特别是竹房一带四次军事斗争的情况，谈到了明末卢象升引用河北大名地区经验在

此地建寨立堡以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事情，也谈到了清代多位军政大员向皇帝建议在竹房等地并村立寨、坚壁清野以对付反清势力并得到皇上许可的情况。关垭是由陕西入湖广的咽喉之地，当年曾是总兵驻守的地方，其营房的规模以及城防工事的宏大，是可想而知的。我们的意见是：不要排斥关垭修筑于明清之际的可能性，要允许各方意见充分发表。关垭是华中地区巨大的文物建筑，它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它的历史价值，以及作为旅游文化资源方面的价值是肯定的，不会因为它诞生的年代是早一点或是晚一点而改变。春秋战国是古代，明清两朝同样是古代。一位朋友说得好：秦始皇当年东巡返回咸阳，《史记》记载是从武关走的，可是万历《郧阳府志》的作者却说是从郧关（郧阳）返回的。这说法不仅没有被后人承认，反而给后人留下了笑柄。我们应该吸取这个教训，一定要尊重历史，一切让事实说话。

《左传·文公十六年》（前611）写楚国灭庸，其中有这么几句话：“楚子乘驹，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根据多位训诂大家的注解，“临品”、“仞”和“石溪”均在今丹江口市。那么三者准确的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呢？学界至今没有确论。为此我和丹江口市六里坪文化站干部李正康先生多次讨论，并进行了实地考察。李先生说：在注释《左传》这一段话时，你务必把我们的考察意见告诉大家。我们这些搞文化工作的，生于兹，工作于兹，对这个悬案不拿出个人的看法，后人是会耻笑的。在房县一中任教的一位校友说：“你们把这三个地名搞清楚了，实际上由竹房到均州的上古陆路交通线搞清楚了。”还交代我把房县南河当年通船的记载文字以及明代大文豪王世贞为房县澈澥堰写的文章予以详注云云。